



理想主义与精英主义同在 Idealism Stays Together with Elitism

王红芳 Wang Hongfang

回望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自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关系以及人类思想、知识、文化等都开始了自身以及自身与环境的重构过程。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各方面也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期，以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为前提，来带动先进文化的发展。在世界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艺术教育别无选择的必须融入当代艺术。虽然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并渐渐与其他学科之间产生互动关系，但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与其潜在的影响，已使艺术教育远远的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我国当下当代艺术发展与当代艺术教育之间存在严重“断层”。

伴随着后现代艺术而来的是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对新观念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在观念当道的时代，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是当代艺术教育最主要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艺术教育的终极目标。著名的国际独立策展人侯瀚如先生曾说过：“艺术发生在现实中，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远远超越出课堂的范围艺术没有一种方法可教。但你可以用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心灵去体会，直到一种新世界观的呈现能够把这交给你的就是好的艺术教师。”当代艺术教育者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自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无疑是当代艺术教育的立身之本。创造性来源于对社会与人生、理想与现实以及此在与彼岸之间矛盾的反思。因此，当代艺术教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鼓励学生去做即便是小创意但背后蕴含着大思维的事，而非作为结果的艺术作品的生产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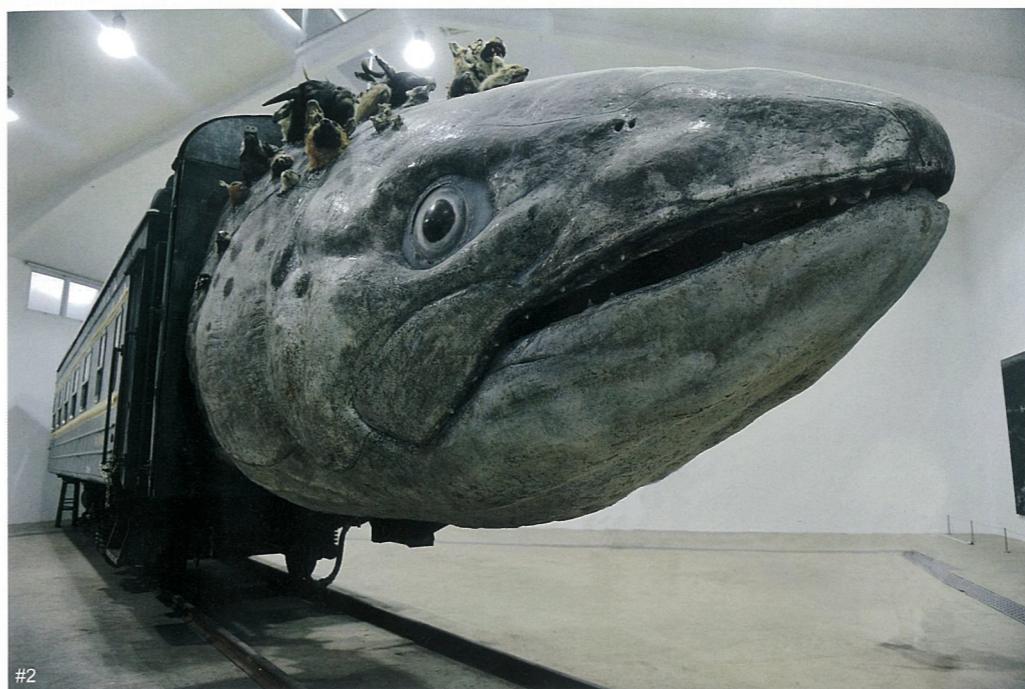
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除了选择性地“拿来”西方以外，还需呈现出渐行

中缓慢突破的生长状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艺术教育更是拒绝急功近利，如若缺少了本土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演变，极易造成当代艺术在观念层面上的“大跃进”。邱志杰在一篇名为《给毕业生的一封信》中写道：“世间本无师徒，只有程度不同的弟子。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老师和学生，而是师兄弟。我只不过比你们早踏上路若干年，或许有一点经验，而已。我们共同拥有的真正的老师是传统、现实和可能性。”由此可见，在当代艺术教育中与本土历史传统链接的必要性，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诉求。传统是一条流变的河流，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和未来感。重新观看和解读传统，不只是简单的对话，而是激活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因素，以寻求新的视觉道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必将在这一“链接”的过程中生发出广泛的可能性。

当代艺术教育与学院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很多活跃在一线的当代艺术家通常并不是学院里的教育工作者，“学院派”也因此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刻板或禁锢的代名词，由此保持前卫性和先锋性之于当代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也渐渐凸显出来。邀请著名当代艺术家担任教师，在国外早有先例。在开创了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的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当时的格罗庇乌斯院长就找来了9个欧洲最有创新改革精神的艺术家，组成了首批的核心教师队伍，其中包含了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克利、伊顿等等。这种大胆的尝试，让包豪斯学院在以后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海内外著名旅美艺术家徐冰也于2007年担任自己母校——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除开“快乐的被招安”这一层面的能指意义，对于学生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榜样，给学院里的艺术教学注入更加鲜活的血液，带来最前沿的当代艺术动势，很大程度上还能够消解学院中模式化教学带来的“统一”和“标准”的弊端，进而培养多元化发展的学生，寻找和创造适合自己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语言。

通识化教育——扩招日益演变为当代艺术教育的障碍。艺术的特性表明，并非人人都是艺术天才。当代艺术的发展是需要精英主义来支撑和领航的，过于泛化的教育对象只能给当代艺术的教育之路增添更多压力，而不会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近年来，如火如荼的艺考热的悄悄降温就是其很好的佐证。当代艺术教育，需持理想主义与精英主义并存的态度。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教”的教育纲领，把乐教即艺术教育作为育人的终极教育；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艺术教育充分体现了古今两位大师的教育智慧。中国的当代艺术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之路将会在渐行中突破。

当代美术家



实验艺术教学体系下，如何为当代艺术教育合理配餐？

How to Balance the Nutri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under the Experimental Art Education System?

吴迪 Wu Di

近日，有几位同学和笔者聊天，谈起艺术，谈起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这种临近毕业的创作痛快是不言而喻的，但当问及其创作理念时，大多数同学自觉词穷。于是，不管是最前沿的当代艺术家还是学院的毕业生，都愿意套用现在艺术界最流行的词汇——实验艺术。从上个世纪的“85新潮美术运动”到北方艺术群体，实验艺术在中国就已经初见端倪并有蓄势发展之势。的确，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逻辑上，实验艺术一直是主脉络。之后各大艺术院校相继推出“实验艺术教学”体系。中国美术学院作为引航者在2000年成立的综合绘画系可以说是实验艺术教学的先声。五年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实验艺术工作室”，而后四川美术学院也成立了艺术实验教学中心。于是当我们把实验艺术教学和实验艺术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考虑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实验艺术与实验艺术教学之间的关系。实验艺术能够等同于实验艺术教学吗？其意为实验性的艺术教学？还是实验艺术的教学？或是综合两者？是教师带着学生做艺术“实验”？还是学生自己进行艺术“实验”呢？若是那么跟以前的传统教学方式的差别在何处？若是

后者，学生又如何处理既不在当代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当中迷失又要保持自己的创作的自主性？若是实验艺术的教学，那么当某位或者说这个时代的艺术家都用这种艺术创作方式取得了成功的同时，把它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能够行得通吗？我们都明白实验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但那是实验艺术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是艺术家作为实验者的信念和意志。但是，作为教育者应该区分艺术方式和它能否适应相应的艺术教学。所以当全国的艺术院校推行实验艺术教学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认清它的概念，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相比起传统的教学方式，实验艺术教学还是一个比较有前瞻性的试探。而实验艺术教学的“实验”固然重要，它还应该囊括更广泛的含义。

由于当代艺术自身内部多元化的状况，再加上市场、资本、符号等外部因素的介入，使得艺术教学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下创作媒介界限混淆的情况下，艺术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当油画布面上出现拼贴，当我们无力判断雕塑与装置的概念，当架上绘画转向装置和影像，当设计、建筑、影像的壁垒被拆除……不管怎么变化，艺术都逃离不了“视觉形式”这个紧箍咒。于是，观念、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不管外在形式如何改变，万变不离其“形”，而艺术创作的理念才是真正在艺术创作中的“大宗”。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事实上，告诉他方法还是不够的，关键是

#1 伞下忏悔 布上油画 李晓奇

#2 专列 综合材料 黄永砦